



刘春霖 著

迷彩人生



白山出版社

迷彩人生

刘春霖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彩人生/刘春霖著.—沈阳:白山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687-749-4

I.迷…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7737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65667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朱忠义

装帧设计: 王 婷

责任校对: 袁广军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210

印 张: 10.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200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87-749-4

定 价: 35.00 元

前 言

一个偶尔的原因，让刘奕茗这个老兵很不情愿地走回了十几年前的峥嵘岁月，也让他很无奈地回头一望。刘奕茗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曾经的迷彩人生经历，很冷静地再一次考问着自己：曾经都遇到了些什么？究竟做了些什么？得到的仅仅是一个荣誉吗？答案很明确，遇到的应该是一个有幸的参与和从军 18 年的磨砺；做的是一个职业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个国家卫士履行的神圣使命；得到的是军营所给予的巨大精神财富，一个历经险境而生存下来的幸运者。

刘奕茗面对自己迷彩人生经历，曾经最真切地义无反顾地下过这样的结论：军人就是一个国家领土疆域的屏障，军人的忠诚是御敌最好的盾牌。特别是面对他们在那些生死交叉考验的岁月，作为一个曾经带兵走进疆界阵地冲杀敌寇的指挥员，刘奕茗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是这些还带有一脸稚气的士兵，用自己的忠诚和勇气、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他们是我一生的好兄弟，更是我一生都在放飞的翅膀。刘奕茗虽然也多少还有过困惑，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忠诚和职责下的英勇牺牲，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或回答偶尔发生的不该有的伤痛。

尽管十几年间的光阴过去了，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现在已经步

入中年,也不再是绿色方阵里的一员了,而是面对平淡人生的平头百姓,他们也要和所有人一样,都要思考着很多的问题,事业前途上的舍取,现时工作中的为人处事,人际关系交往,以及偶尔政策待遇方面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离不开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培养孩子,柴米油盐,身体病痛等来自多方面家长里短的小事儿。

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刘奕茗的心里始终放不下的是绿色军营里发生的一切,有他军人生涯中所经受的人生洗礼,也有他和士兵兄弟战场冲杀生死交织的经历,更有他人生旅途上积攒下的享用一生的无价精神财富,统称谓一个职业军人的迷彩人生。

作 者

2010年1月1日

目 录

前 言	1
一、曾经带着绿色梦想走入军营	1
二、职业军人也需要有一个家	46
三、带着亲人们的挂念开赴战场	127
四、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利益	182
五、凯旋归来之际的回头一眺	249
尾声大结局	321
后 记	327

一、曾经带着绿色梦想走入军营

这是 20 世纪最后的一个冬末初春,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冬天竟然是被一个早春所代替,是一个少见暖意融融的早春。这一切也给古城增添了几分温情的感觉,它也给老人和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活动空间。古城市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它的文化根基也是源远流长。

刘奕茗 47 岁,是古城市某机关的一个副处长,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没有太多事儿的没有专业知识或技术之长的中层干部,很容易被人们与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混为一谈。刘奕茗中等的身材,人还很精神,气质也很干练,走起路来总是腰杆挺直,迈着很标准的军人步伐,疾风一样的速度。平日里,他总是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孔,倒是与周围的同事们相处得和睦,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也非常尊重这位老领导老同志,偶尔也能吸引着来自不同年龄女性的另类目光,这是一种令人感觉很特别的目光,或者说是一种不解的无法说明白的关注。

刘奕茗除了严肃的面孔外,最大的特点是真诚和直率。说真诚,是他做人不做鬼,对人以诚相待,不分上级下级;工作认真表里如一,不玩虚的不做表面文章。说直率,是他为人做事不会拐弯抹角,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喜怒哀乐表现明显。这两者是他最大的优点,或许也是他最大的弱项。与他一起共事过的人们,都评价他是一个对工作对家庭都有责任感的男人,是一个见过点世面的经历过点场面

的魅力者之一,也是一个很受人们关注与思考的职业者,说不清他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定位才合适。

多年如一日,刘奕茗总是第一个走进办公室的人,也是最后走出办公室的人。工作特性上的需要是一方面,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特质是主要的。有人说,他是因为家近,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单位,所以他上下班才能够多年如一日早来晚走;还有人说,这是他近20年军营生活形成的习惯,不用军号声的催促,这个当兵出身的,到点也睡不着觉了,这样的人不上班去还能干一些什么?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军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个能将血肉之躯的人锻造成一个钢铁的机器。机器是什么?是一个靠人操作的、轻易不会改变程序,不会自我修正的工具。不用多说,他将是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人,还将是一个被历史淘汰的人。或许是特殊的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所致,或许是经历那战场的硝烟洗礼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痕迹。

刘奕茗所处的位置,如果说处长是下指令的领导者,副处长则是第一执行指令的操作者。作为刘奕茗这样一个很有资历的人,他完全可以敷衍地代管不管地应付着,也不用顾忌什么逍遥地看报喝茶度日子,根本用不着像现在这样事必躬亲地辛苦工作。他不仅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老军转,而且他为了单位的发行事业累倒在工作岗位上,是两次大手术的康复者,所以现在的他,干好与干不好都是一个样子,不会有人去注意他的自身发展和工作业绩,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年轻骄子们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上,他们才是这个社会发时期希望所在。可刘奕茗始终坚持这样的一个信条,我是一个职业者,要对得起自己从事的职业,最起码要对得起自己拿的那一份薪酬。

这天早上,刘奕茗和往常一样提前来到了办公室,他还是老习惯地将大衣脱掉,拿起拖布开始擦地搞卫生,尔后又拿起一块抹布擦办公室里桌椅。保洁员按时走了进来,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上前接过了刘奕茗手中的活计,刘奕茗又很习惯地去为自己倒了一杯开水。突然间,刘奕茗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尽管刘奕茗动作非常快,可还是晚了半步未能接起来。他有些懊悔地看着电话不解地摇

了摇头,看得出来,他的样子有些无奈,是因为没有接成电话而遗憾,还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刘奕茗默默地一笑,又继续完成上班前的一些琐碎事务。

刘奕茗在班上还是和以往一样,习惯地接待着处理着来来往往办事的人们,不厌其烦地做着一些什么。快到中午下班的时候,他的妻子杜晓柯突然赶过来。杜晓柯,现年43岁,是古城机械工程大学机械制造学院的副教授,她尽管人到中年但风度和气质依然犹存,是一个很有学识和见解的知识分子。在他人眼里,杜晓柯不仅是一个靓丽而娴淑的好妻子,更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知识女性,大家对杜晓柯与刘奕茗总体评价,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好夫妻,或多或少让人有一种既羡慕又嫉妒的感觉。

刘奕茗见妻子突然造访有些不解,且多多少少有些不满的反应。因为杜晓柯平日里很少来他的办公室,无论有什么事儿,都是等他回家再说,而今天却是一反常态来办公室找他,在众人面前无声出现,搞得自己很没面子。杜晓柯望着丈夫一脸尴尬,平静地看了一眼刘奕茗,又看了一眼身边的人,悄声地对刘奕茗说了一句:

“奕茗,你能不能暂停一下手头的工作?对不起,我现在有急事儿要和你谈,你还是和我出去谈一下为好。奕茗,我在外面等你,怎么才合适,你就看着办。”刘奕茗不解地看着眼前的妻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杜晓柯见此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耐心地站在楼道口等着丈夫,客气地与来往的熟人打招呼,同时也不免流露出了一些尴尬的表情。刘奕茗很客气地对身旁的人说:

“对不起诸位,请稍等一下,我出去处理一件私事儿马上就回来。”刘奕茗边说着边起身出办公室走到杜晓柯的面前。两个人勉强地相视一笑,走到了一个寂静的角落里。杜晓柯一脸焦急的样子看着刘奕茗,刘奕茗却不以为然地对杜晓柯说:

“你不就想说刘然学习的事儿吗?我看不行就让他报考那所军事指挥学院,也给咱们薄教授多送一个学生。刘然是一个男孩子,去当兵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更重要是一次人生难得的磨炼,这也算是我们做父母对现代孩子软骨病的一次根

治,也是我们对未来社会尽的一项责任。”杜晓柯听完丈夫的一番话很无奈,她真想大声对刘奕茗说,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儿子人生的大事儿,不是在搞什么学术理论研究。刘奕茗,你该好好地清醒一下,你该从那个理想主义中走出来,我和儿子很需要你这个主心骨,我很害怕儿子成为你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牺牲品。可杜晓柯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

“刘奕茗,我们是否要很客观地考虑问题,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眼前的事儿,好不好?刘奕茗,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现在面临的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们是孩子的父母,应该为孩子前途多操一操心,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刘奕茗,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何一定要他去当这个兵?不,是一定要去看考什么军事指挥学校?刘奕茗,你是不是还没有当够这个兵?”刘奕茗望着杜晓柯生气地说:

“杜晓柯,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当兵的人?我真是纳了闷儿了,你当初为何要坚决地嫁给我这个当兵的?你现在的表现,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后悔当初嫁给我?”杜晓柯很无奈地看着强词夺理的丈夫。

对于刘奕茗的胡搅蛮缠不讲理,她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他们毕竟是一对20多年的夫妻,彼此间已经相互透视得很深也很清楚,已经没有再去论证和下结论的必要。杜晓柯面对刘奕茗的战辞一再升级,战区的一再扩大,就什么也没有再说。她是很理解刘奕茗这个来自战场职业军人的信念,她也最清楚这个战场职业军人烦躁不安情绪的由来,可这并不等于她很赞同这个静止而落伍的观点。不过现在,杜晓柯已经是很累很乏味了,甚至有了一些厌恶的感觉,真想立即离开这里回单位或回家。杜晓柯第一次有了这样的问号,那就是,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从那些阴影中解脱出来?刘奕茗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个沉稳洒脱自信的状态,真正走进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之中?杜晓柯还是平静地说了一句:

“对了,奕茗,我来此还有一件事儿要告诉你。这件事儿,还是与你们那个薄大教授有关系,不过,不是刘然上学的问题,是他自己的

事。刘奕茗,你的老战友薄云赢来古城看病,据说他的病情很重已经住进了古城陆军总院,是一个人来这里住院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麻烦的是,不知道薄云赢是因为什么情绪很不好,也不配合医院的治疗。你是不是去看看他?刘奕茗,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对了,以后你对刘然的事儿能不能也像对战友们的事儿一样热心一样耐心?”

刘奕茗意识到了妻子的不快。他转身回到办公室随后就匆匆忙忙径直向古城陆军总院而去,他要去看一下那个令人感觉很特别的薄云赢,一个至今还滞留在军营中的老战友。

薄云赢是刘奕茗带出的第一个学员兵,还是一个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的学员兵,一个很难适应军营训练生活的差一点就当逃兵的大学生;也是一个在血与火中成熟起来的专业知识型的职业军人,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职业军人。薄云赢小刘奕茗8岁,他是60年代出生的幸运男孩儿,是一个非常英俊帅气的小伙子,现在是一个富有气质有学识潇洒而儒雅的学者,一个穿军装上讲台的大学副教授。尤其是,他那一米八的个头不仅仅高他半头,更增添了几分帅气。无怪乎刘奕茗曾经这样评价过薄云赢,是里里外外都符合要求的现代职业军人,不仅军事理论专业技能强,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英、俄),特别能受到一些妙龄女孩子青睐的目光,然而这一切早已时过境迁了。

然而,刘奕茗与薄云赢在前线参加完轮战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彼此之间的接触渐渐地少了,要不是他妻子杜晓柯的提醒,刘奕茗已经忘却了薄云赢曾经是和自己一同参过战并荣立过二等功的职业军人。尽管说刘奕茗是有个性也很有血性的男人,可是,他很少和人谈起自己过去的经历,包括对自己妻子也很少去谈起他与战友们曾经一起经历的一些让他觉得难忘的事儿,特别是那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经历,以及那些残酷血腥厮杀的场面。这不等于是刘奕茗已经彻底地忘记了曾经发生的一切。相反地是,刘奕茗每当空闲时与假日里,总是习惯地坐下来思索着什么,偶尔也慢慢地打开那时留下的作战日志,回忆着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很难抹掉的烙印。或者说,是想

起一些不被人所知的带有隐秘性的事儿,还有一些难以启齿不该发生的故事。

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刘奕茗,就像西方国家里出现参战老兵在退役之际,要首先走进心理咨询所一样。这就是一个退役老兵难过的一道坎儿,这也是从军营中的单一生活与追求到现实丰富多彩人生的不适应症状,包括他的妻子杜晓柯也是这样认为。杜晓柯相信丈夫刘奕茗会适应这个身份与环境的转型和改变的,令人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了,家里孩子都长大了,可丈夫的适应期却没完没了。为了生活的和谐,她只能改变策略,让自己去适应丈夫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更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写照。刘奕茗却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生存意识上的缺陷,相反地是,他理直气壮地坚持了数十年,保持一个职业军人的做派不变。这个不变之词,竟然还成为了刘奕茗最为自豪的资本和无条件地折腾家里人的理由,就是他无法忘却的迷彩人生经历。

60年代最后的一个初春,刘奕茗的哥哥参军入伍11年头上,他和自己最小的哥哥一同穿上军装即将走进绿色的军营。当刘奕茗真穿上那身梦寐以求绿色军装的时候,却没有了喜悦,而是有了一丝不安,母亲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两鬓花白的老人,她老人家已经送一个儿子参军入伍,马上又将要吧另外两个儿子送到军营肩负起守土卫民的义务。这个时候,还是一个东北部战事频频发起的很不安宁的时代,一个到处都挂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准备打仗”等大小警示牌,全国人民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最紧的时代。可这位母亲却是义无反顾地为即将远行的儿子准备着离家前行的一切,因为她知道儿子的梦想和追求,她是太爱自己儿子,太珍惜儿子的一切。或许,这位中国最普通的老人还不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儿,甚至更谈不上什么理解和认识,但是她却默默地履行了一个国民对祖国的珍爱,也为儿子日后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是一个无标志的楷模。正是一个母亲无言叮嘱造就了儿子的成长过程,也让刘奕茗铸造着自己那个梦想的光环,用自己特有的毅力去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着人生理念和价值,从一个很普通的士兵成长为职业军人。

那是1968年夏天,刚刚读完初中三年的刘奕茗被时代草草地“毕业”离校了,自己少儿时所有的追梦都在一夜间化为乌有。从此,他的眼前就什么都不存在,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扎根农村修理一辈子地球,争取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农民。刘奕茗不止一次从睡梦中给吓醒了过来,可是面对这一再冲击政治的需要,他们不可能再留在学校读书,更谈不上走进高等学校读书。随后,刘奕茗和所有人一样迎合着政治的需要,积极地响应着党和国家的号召,跟着上山下乡的大军一道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回乡务农是唯一出路。回乡后的刘奕茗仍然保持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热血的男儿,他的一生要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一定要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参加了一个完整的秋收之后,恰好赶上队委会改选工作,在改选会上,生产队老少爷们儿一致要推选刘奕茗这个少见的文化人当会计。会计是一个仅次于队长的大能人,这在当时农村生产队中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也同样是一个可以做管理者的良机,一般人是绝对不会擅自地放弃掉的。可刘奕茗很直白地推辞了这个良机,因为他一心想离家去参军入伍进军营,他的心没有落在这片广阔天地,而是飞到了漫长的地域疆界和海防线上。当家人与同学等问他为什么这样的好事都不干,而一定要参军入伍?他回答的轻松而直白:

“自古以来,一个血色男儿就应该驰骋在疆场上,现代的好男儿要志在四方,要将一切系在自己挚爱的祖国和人民的身上,这是一个血色男儿的理想和责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男儿,可我知道,自己应该勇敢地驰骋在无际的疆场上,即使有一天牺牲了也要含笑而别自己的亲人,亲人们也应该为我自豪。”同龄人听着这一番话不是捧腹大笑就是不解地摇头,他们悄声地说一句,纯粹是痴人说梦,或是脑子有问题,而后拂袖离去。有人带着很神秘地口气问:

“刘奕茗,你是不是很害怕留在农村做一辈子农民才要参军入伍?再说了,你就是出去当几年兵服完兵役之后,还不是回家当农民

吗？这一切你划得来吗？你这兵当的还有什么意义？”刘奕茗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对不起，我是一个男人，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很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锻炼。至于将来，无论是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并不重要。不错，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爱自己的家乡，可我更爱这万里之长的疆域和海防，我很希望站在边境线上背靠着祖国目视着对面异国的举动，那时候，我很自豪地向对方说一句，我是中国军人，一个守土卫民的战士。或许，这一切就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不值得我去尝试一下吗？所以说，这个兵，我一定要去当。”

所有人听着他带有夸夸其谈的一番话都觉得非常好笑，大有史书传承下来那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觉，他们甚至觉得刘奕茗的言行有些过于单纯和幼稚。所以，刘奕茗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周围人们的共识和认可，他们觉得既然你回家务农就要安心地参加劳动，扎扎实实地干几年活，盖一个房子，找一个知冷知热任劳任怨的好媳妇，这样一来，你这一辈子也就安定了下来，这也是当地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模式。

直到几个月以后，刘奕茗经过一番软磨硬泡紧追不舍地追踪，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装，将要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绿色的军营中时，还令有些人不解，儿子是个带有一身稚气的青瓜蛋，可以作出这样很单纯的选择，可他年迈的父母为何一定要同意自己儿子离家参军入伍，而且一送就是两个儿子？他们只知道熟悉的刘家，竟然又送二儿子（刘奕深）、四儿子（刘奕茗）一起参军入伍，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满足儿子稚气和空想？还是为了减轻某种生活压力？别人都说不清楚这一切。还是用刘奕茗的话回答最恰当：

“我父母亲是一对按照祖宗遗留下模式生活的老人，他们不是像你们在小说作品中见到的英雄父亲和母亲，老人家只知道军人要为国家 and 人民站岗放哨流汗流血，遇到打仗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儿子是一个顾家孝顺有责任感的孩子，他们更理解儿子们所想的一切，能对得起国家，更能对得起自己的祖宗们。所以，他们没有阻挡儿子们的选择。还有一点便利

的条件,那就是他们共有五个儿子,就真的牺牲一个或两个,还有几个儿子为他们养老送终。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一个很有爱心很善意的老人,他们的一生也活得很简单很知足,在家里总是要为孩子们多想多顾虑,在外面总是要考虑着别人的需要和难处。”

每当刘奕茗说起这些话儿或者想起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能见到一对瘦弱苍老的父母亲向自己走来。他的眼前常常还要回荡着这样的一幕幕:

这是北方严冬的一个深夜里,他的母亲就托起冰凉棉衣服起来轻声地穿在身上,她老人家很习惯地蹑手蹑脚地下炕并无声地走出了房间,她那瘦弱不禁风身子在灯光下影像出当时一张农村妇女饱经沧桑的面孔,是那样地无色无光,与城里人相比还多了几道皱纹。老人家轻声的开门慢步地走进了破旧的仓房里,她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很旧的小篮子,生怕滑倒摔坏里边的几个鸡蛋走回了屋里,她看着小篮子始终不肯打开,这是她独自积攒和存放了一冬天最奢侈的食物,是打算留到阴历年也好增加一盘菜的。最终,两鬓白发的母亲还是将仅有的几个鸡蛋取了出来,很熟练地磕打在碗里搅拌着,她默默地思考着什么,是对手里本来要留着过大年的鸡蛋而惋惜?还是对即将离家远行儿子们的担忧?还是对自己曾经的默许而不安?尤其是她的四儿子才刚满十六岁还是一个小孩子,这孩子还没有长大去部队能行吗?

老人家是强忍着泪水搅拌着鸡蛋,她的一滴热泪不小心地掉进了碗里,老人家这会儿就此犯难了,如果扔掉了就再也没有可吃的鸡蛋,要远行的孩子们又会怎么考虑?只能是在不安和犯难中离开家走出去,这样上路远行去服兵役能干好?孩子,妈妈只有这五颗鸡蛋了,对不起,我的孩子们,妈妈只能是让你们吃着伴有老妈妈泪水的鸡蛋远行,这不是妈妈的眼泪而是妈妈的心血,只有这样妈妈的心才能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的孩子们,妈妈真的舍不得你们走出去,可当妈妈的知道,孩子一生都围着妈妈身边是不会有任何的出息,应该到外面闯一闯看一看。妈妈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女,妈妈就希望你们以后还要做一个好孩子,离开妈妈了不要任性要明事理,

要做一个公家认定的好孩子,要做的不负国家对得起家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和所有的家长一样,也曾经抱着一个很平常不过地梦想,那就是让儿子永远离开这块黄土地走出去吃一顿饱饭,或许还能够混出来一个人模狗样来。刘奕茗、刘奕深兄弟俩就是这样在家里度过最后的一个早上,带着幸福与不安的泪水吃下母亲为他们做的送行饭,就与同村另一个叫张望后生一同穿着绿军装背着绿色背包胸前戴着大红花,被自己亲人和全村乡亲们簇拥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村里爱热闹的人们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到大队。大队革委会院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非凡,干部和村民们满面笑容排成一个很长的队伍与应征入伍青年们逐个握手祝贺着,大队部还安排了扭大秧歌踩高跷等最高规格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文艺表演等欢送仪式,还派两辆大马车把全大队的十几个新兵送到公社集合地,新兵们在那里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欢送仪式,各级领导们总要借机走上台讲一番激励话语,奉送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希望和要求,所以没有人肯记忆这些毫无意义的言辞。

县城火车站月台上簇拥着相送的亲人和好友,这真是很少有的热闹场面。这会儿,刘奕茗兄弟俩却简单得很,他们没有亲人也没有同学相送,更谈不上好友前来送别。刘奕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从他家到这里要花一元三角钱车费才能到达,他们来回往返一趟就是二元六角钱,没有哪一个乡亲肯花这个冤枉钱来送他们出征远行,这个很保守的想法也包括着他们的父母亲在内,他们是要把这个钱用在更合适的用场上。尽管说,每个人在离别家乡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有一些恋恋不舍感觉,可他们这些新兵来不及多想些什么,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太小,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忧思和顾虑。他们只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军人,只是听从干部们的指挥,让他们干什么就赶紧地去干什么,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拒绝。否则,他就会被剔出局回家继续当那个老百姓。他们带着这个意识非常顺从地随着队伍登上南下的列车出发了,头也不回地去接受一个新的人生考验与洗礼。

专用列车载运着这些年轻生命向一个新的天地——绿色军营

开赴而去,标志着这些人已被共和国誉为当代军人了。刘奕茗同很多年轻人一样,心里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满足和兴奋,近十小时火车却没有一点困意的感觉,他还很不理解为什么带队的首长们,只要列车一开动他们就要打着盹睡一小会儿,可是车一停他们就随之起来走着,不停地问寒问暖着每个新兵,或是也会偶尔地说笑着几句话。直到有一天,刘奕茗也成为了一个带兵的人,他也做了一个接新兵首长的时候,他明白了接兵首长的责任,不仅仅是要为部队选出一些合格的新兵,还要安全顺利带到目的地才行,这是一个很艰巨带有使命性的任务。所以,作为带新兵的,此时没有一点惊喜可言,只有一大堆的不安和一身的顾虑与忧思。因为眼下的这一群年轻人毕竟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们只是一些穿上军装的老百姓,转型本身就是一个洗心革面的过程。

列车直接到达了终点才停了下来,车站的广播报来信息说这是东海市车站。这里是东海市?很好啊,刘奕茗心里又是一阵说不出的欢喜,这地方真的很不错,也是他长这么大见到最好的地方。在不久前的红卫兵“大串联”时,他和几个同学曾经来过这里,尽管来这里时间很短,可他们还是走街串巷地观赏一番,那时候,不就拥有过一个梦想吗?假设我们这一辈子有机会来这里住一段时间,那该多好。好了,现在他们就要在这里下车说不定还要永久地留驻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很快就要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居住公民。对了,日后回家探亲时自然也就有了一个炫耀的资本。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滞留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在带队首长们的率领下走出了火车站就换乘上敞篷大卡车,他们慢慢地感觉得出车辆是一直往东开着。一路上,随着他们乘坐卡车经过着无法看清楚建筑物与街头景,这些年轻的准士兵们心里都在不停地盘算着:我们的部队驻地可能是在市里吗?这样的话倒挺好,这里也真的很不错。可卡车却是慢慢地驶出了市区,是要到农村吗?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到底要把我们这些新兵带到哪里去?到底哪儿是我们部队的驻地?车辆走出了市区后,年轻的准士兵们在车上开始嗅觉到了海腥味,但他们不知道这里是不是真正的海边。